

孙中山情系陈粹芬

孙中山先生在推翻清王朝建立民主政体的斗争中，同鼓浪屿和厦门特别有缘分，这里有许多战友，与他一起奋斗前行。

有关资料说明，1914年冬，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在鼓浪屿成立福建支部（一说他曾来到鼓浪屿），进行反对袁世凯维护共和的斗争。1918年6月，广州军政府与北京政府在鼓浪屿举行“南北停火会议”，达成八项协议。此后，陈炯明叛变革命，孙中山避难中山舰。他立即想到鼓浪屿的许春草，即派大元帅府庶务长厦门灌口人郑螺生持他亲自任命许春草为“讨贼军总指挥”的委任状，到鼓浪屿见许。许接受任命后，组织起一支2万人的讨贼军。孙中山还亲自将许的“建筑公会”改为“建筑总工会”。

孙中山还任命鼓浪屿的林祖密为“闽南军司令”。为厦门松筠堂药酒题写堂名，为《江声报》题写报名。还给厦门华侨杨衢云、庄银安、陈新政、陈楚楠等写信，感谢华侨捐款资助辛亥革命。在他制定的《建国方略》里特别提到要在海沧建设中国的“东方大港”。这一切，足见鼓浪屿和厦门在他的宏图里，有着不同寻常的地位。

最使他挂念的是他的第二夫人陈粹芬。陈粹芬系厦门海沧新垵村人，原名香菱，又名瑞芬，因排行第四，故人称陈四姑。1892年，19岁的陈粹芬在香港屯门基督教美国纪慎会堂，由陈



孙中山与陈粹芬

少白介绍认识了 26 岁的孙中山。当时孙的原配夫人卢慕贞因需照顾儿子孙科，无法随中山先生四处奔走呼号革命，孙的日常生活和革命活动据点红楼里的接待、文书、做饭、洗衣等事均由粹芬承担，日久生情，加上粹芬对中山先生的崇拜，他俩不久就结成伴侣，一起进行革命活动。

1895 年广州起义中的武器，经由陈粹芬之手藏匿的一批短枪、手榴弹等保存完好。1900 年的惠州起义，孙中山从美国、加拿大购买的武器，由日本横滨中转，都是由粹芬接洽联络转运。陈粹芬可以说是孙中山的革命好帮手。

在日本横滨，陈粹芬在同盟会机关印刷宣传品、传递情报、转运军火、接待来访、洗衣做饭，很多事务都由她一手承担，胡汉民、汪精卫、居正、戴季陶、冯自由、廖仲凯、蒋介石等均受到她的接待照料，都亲切地喊她“四姑”。日本朋友宫崎寅藏、西山寺公望、犬养毅等与中山先生过往甚密，他们对粹芬赞赏有加，说她是“女杰”、“女中丈夫”。黄三德在《洪门革命史》中说，“看见中山先生妾侍，一表人才，中山娶她十余年，在镇南关起事，失败出走安南，做伙头饭与众兄弟食，洗衣裳，挨尽艰苦”。

1912年，民国建立，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，陈粹芬悄然隐退，到澳门风顺堂4号孙眉家中居住。她说：“我跟中山反清，建立中华民国，我的救国救民愿望已经达到。……我自知出身贫苦，知识有限，自愿分离，并非中山弃我，他待我不薄，也不负我。”1915年，孙中山与宋庆龄结婚，她说：“中山娶了宋夫人之后有了贤内助，诸事顺利了，应当为他们祝福。”她告别亲友，只身赴南洋，隐居马来半岛庇能（槟榔屿）。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，陈在庇能设坛遥祭7天，失声痛哭说：“我虽与中山分离，但心还是相通的。他在北京病危期间，我几乎每天晚上都梦见他在空中飞翔。”

孙眉去世后，陈粹芬在孙中山之子孙科的协助下回到广州，并抱养了苏姓华侨的幼女为女儿，取名孙容，相依为命。后来，母女俩为孙科操持家务，照料孙科之子治平、治强兄弟。1936年，蒋介石到广州时，特意去探访陈粹芬，并赠予10万元给她作为建筑居屋及养老之用，以报答她当年的接待照料。

1937年，孙容与孙眉之次孙孙乾相爱，按辈分乃为叔侄辈，遭孙家长辈反对，而孙科认为他们之间无血缘关系，极力赞成，出面成全。就此孙容恢复原姓，改名苏仲英，并赴意大利结婚。

可惜苏仲英因患癌症于1958年去世。

1960年，陈粹芬在香港因年迈体衰而溘然长逝，享年87岁，葬于荃湾华人墓地。1986年末，她的女婿孙乾回香港将陈粹芬的遗骨携回中山县，与妻子苏仲英的遗物一并安葬在翠亨村孙氏家族墓地内，墓碑上书，“孙陈粹芬夫人之墓，婿孙乾率外孙必胜、必兴、必达、必成、必立建立”。《翠亨孙氏达成祖家谱》记载，“元配卢慕贞（1915年离婚），侧室陈粹芬，妣宋庆龄”。在翠亨孙中山故居纪念馆内也按此规格展出。

孙中山与宋庆龄结婚后，曾多次写信给子女，均称呼陈粹芬为“二母亲”，要儿孙记住这位“二母亲”。遗憾的是粹芬与中山先生结婚10多年，因革命生涯艰险，未能举行正式结婚仪式，也未能为孙家生下一男半女。但孙中山先生始终对陈粹芬十分感念，把她视作亲人和孙家成员。

蒋介石养晦鼓浪屿

鼓浪屿，曾是蒋介石发迹前韬光养晦的一块跳板，是他向陈炯明、孙中山索要高级职位的筹码，最后还想把厦门与金门、台湾绑在一起作垂死抵抗，只因我解放大军进军神速而打碎了他的梦想，在中国两种命运的大决战中败下阵来，逃往台湾。

1918年3月5日，孙中山电召蒋介石到广州，委任他为陈炯明的援闽粤军总司令部上校作战科主任，先驻汕头，后移漳州。但他“受讥讽，遭白眼，有苦无处申”（见《蒋介石日记》），混得颇为艰难。于是，他送上辞呈不辞而别。陈炯明连发三函劝他回来，并许诺拨3000人枪给他。9月18日，蒋回到总司令部，被陈委为“第二支队司令”，驻长泰。蒋为表现自己，擅自率队长途奔袭永泰的北洋军，结果大败而归，乃以回家伺奉母病请假离去，经孙中山多次劝告，才于1919年5月回到漳州军中。

这时，蒋母抱孙心切，要求他接妻子毛福梅到军中。蒋趁机以安置家眷为由，于6月4日来到厦门鼓浪屿，在鸡母嘴租了E245号别墅住了下来，这一住就是三个月。其间给参谋长邓铿写信说自己“才不足以御下，德不足以服众，而信又不足以孚人”，申言“多一日不退職，精神多受一日痛苦，职务亦一日荒废”，又给总司令部寄去了辞呈。

蒋介石住在鼓浪屿别墅里，有妻子陪伴，优哉游哉，每天面对鼓浪屿的“海天奇景，头脑胸襟，贮满新鲜空气”，“往登郑成

功古阅操台”，不禁“幽境高蹈，啸歌自适”，作一首“明月当空，晚潮汹汹，国事混蒙，忧思忡忡。安得乘宗悫之长风，破万里浪以斩蛟龙”的诗以明志。其间，他还曾搬到乌埭角一蒋姓私宅住过。9月间，他接到总司令陈炯明的挽留电，未予置理，结束了鼓浪屿三个半月的闲适生活，转到上海。

1920年3月，陈炯明、朱执信接连发了三次电报，催他回来复第二支队司令职，蒋不答应。后经孙中山、廖仲凯多次劝慰，他才回到漳州。可他只在漳州参加了一次军事会议，住了四天，感到“仍有压力”，即以“受人排挤，神经刺激，需要治疗”为由，又住到鼓浪屿，不久回了上海。7月，蒋从上海回到鼓浪屿，曾去漳州参加军事会议。8月，他与廖仲凯一起抵上海进谒孙中山，面陈粤军情况后，旋即回奉化老家。这年，蒋在上海、漳州、鼓浪屿之间穿梭，为的是不满意军中职位，虽几番讨价仍未能最后定夺。

至1922年，蒋被孙中山任命为“东路讨贼军”参谋长，许崇智为总司令。可众将领对参谋长不以为然，使他很难开展工作。蒋致函在上海的胡汉民、汪精卫诉苦说，“对这个部队的派系斗争很苦恼”，提出“十天内如无进步，则辞职返沪”。10天后，廖仲凯带着孙中山的亲笔信赶到福州，交给已登上轮船的蒋介石。蒋读完信不好意思再坚持，只好回到司令部。但军中派系倾轧，不是蒋能解决的，他决定知难而退，于11月底回到上海。在孙中山的严厉催促下，他只得于12月18日返回福州军中，可又心不在焉，“投宿涌泉寺，游回龙阁，谒朱熹祠，在鼓浪屿过新年”（见《蒋介石年谱》），1923年的元旦，蒋介石是在鼓浪屿度过的。

1923年以后，蒋介石逐步登上中国军事和政治的顶峰，成为800万“国军”的统帅和中华民国的总统，以及国民党的总